



巡护员杨希和王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荣经片区检测记录大熊猫粪便(2026年7月30日摄)。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给大熊猫做『家访』 走进雅安大相岭

从雅安荣经县城出发前往大相岭，山下天还晴着，一拐进山路，雾就从沟谷里漫上来。开车的本地师傅瞥了眼窗外绕山的云雾，随口念叨：“大相岭一年里300天都是雨，常年雾蒙蒙。”再往山上走，细雨斜斜飘下来，打在路边的叶片上，润得发亮。

大相岭横亘在雅安市荣经县与汉源县交界处，平均海拔3000多米，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是大熊猫生活的家园。记者跟随管护中心的工作人员进入野生大熊猫活动的核心地带，做一次大熊猫栖息地的“家访”。

▶“守山的活，年轻人不来谁来”

抵达大相岭管护站时，“90后”巡护员杨希和搭档王伟已经收拾好装备，准备出发巡线。

下午1点刚进山，细绵绵的雨丝又飘了下来。山间水气渐浓，冷杉的树冠朦朦胧胧，几步之外便看不清人影。

“这种天气是常态。”杨希扶了扶黑框眼镜，脚步没停，“下午进山，十有八九都这样。”

走在最前面开路的退伍军人王伟话很少。他手里攥着根竹棍，左一下右一下拨开挡路的枝条。按管护站规定，巡护必须两人结伴，山路湿滑险峻，彼此能有个照应。

“现在站里年轻人多，基本都是‘90后’。”杨希回头说道，“守山的活儿，年轻人不来谁来？”

▶“数据多攒点，廊道就通畅点”

两人的背包塞得满满当当，装着红外相机、GPS、望远镜、蛇药、雨衣和干粮。“每次就这样沿着固定样线走，取回相机数据、换电池，再留意沿途动物留下的痕迹。”杨希说，干这行久了，视线总不自觉往地面落，“脚印、蹭痕、粪便，每样都能告诉你谁来过。”

走了约莫半小时，杨希在一棵冷杉下停下脚步，蹲下身检查绑在树干上的红外相机。手指翻着记录，他忽然顿住了。

“母猫带崽。”他把相机屏幕转过来。

画面里，一只圆滚滚的大熊猫幼崽飞快从镜头前蹿过，紧随其后的成年大熊猫走得不紧不慢。王伟也凑过身，两人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

“你看这个高度。”杨希回过神，指着树干比画，“肯定是只母熊猫，雌性做标记的位置低些，雄性能到1米以上。它们用肛周腺蹭树干留气味，圈自己的地盘。”他又翻了翻往期记录，“这棵树被蹭过好几次，是个常来的点位。”

他边说边把相机重新绑牢，胶带在树干上绕了两圈：“有的动物力气大，时常把红外相机撞歪，遇上下雨还容易进水短路，上个月就坏了3台。”

顺着他的目光往山林深处望，雾气把山脊线揉成模糊的轮廓。“大相岭这条廊道看着窄，却是两边熊猫种群基因交流的关键。我们多走一步，数据多攒一点，廊道就通畅一点。”

继续往山林深处走，杨希时不时停下，指着地面辨认痕迹。一丛冷箭竹整片倒伏，是羚牛打滚压的；树干上一道深浅不一的泥痕，是野猪蹭痒留下的……“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习性，见多了就熟，跟认邻居家门牌似的。”

行至一片箭竹林边，他蹲下身端详地上一摊纺锤形粪便：“后半夜留下的，还没干透。”说着掏出巡护本记下坐标，“粪便新鲜，说明大熊猫就在附近活动，身体状态也不错。”

▶“这是山里的规矩，得让它先走”

走到半山腰，雨势更大了。

杨希指着远处一片被围栏圈起的区域：“那边是野化放归基地。”雨水模糊了视线，只隐约瞧见围栏内竹林茂密，和外面的原生山林隔着一道界线。“圈养长大的大熊猫，得先在这儿学会自己找食、躲天敌，野性养足了才能真正放归山野。”他顿了顿，“这个过程，急不得。”

山路愈发难行。泥土吸饱了雨水，踩上去又软又滑。杨希回头叮嘱“踩草根走稳”，话音未落，同行的小伙伴脚下一滑，整个人侧向摔出，幸而被一丛灌木拦住才没滑下山坡。

王伟一步跨过来拽住手腕，稳稳将人拉起。泥污糊了半条裤腿，他从路边折了截粗树枝，用随身的刀削出握柄递过来：“拄着走，稳当。”动作熟练，像是已做过千百遍。

傍晚下山时，雨小了许多。队伍却忽然停住了脚步。

一只红腹角雉站在路中央，灰褐色的羽毛缀着点点白斑，头顶两只小角微微竖着。它歪着脑袋打量了人群几秒，也不惊慌，慢悠悠踱起步子，顺着路边钻进了灌木丛，没了踪影。

队伍这才重新往前走。杨希笑着说：“这是山里的规矩，得让它先走。”

▶“保护一只大熊猫，守住的是整座山”

回到管护中心时，天色已擦黑。杨希领着记者走到值班室的智慧管理大屏前，屏幕上以三维模型呈现着大相岭的全貌，溪流、山脊、植被分布清清楚楚，密密麻麻的彩色光点缓缓跳动。

“这些都是红外相机实时回传的数据，我们每天走的路线、发现的痕迹，都要录进系统里。”杨希边点屏幕边说，“数据攒得越多，大熊猫的活动规律就摸得越透，保护也能更精准。”

他放大地图上大熊猫活动廊道的区域，解释道：“大熊猫是‘伞护物种’。我们把它的栖息地守好了，廊道打通了，生活在同一片林子里的羚牛、小熊猫、金丝猴，还有那些叫不上名字的植物，都跟着沾光。保护一只大熊猫，守住的是一整座山的家。”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肖玥 李杰 余里

若诗若画若尔盖 与鹤相伴十九年

8月的高原，阿坝州的若尔盖湿地铺展开一幅通透的画卷，草甸绿得发亮，像被高原的阳光细细濯洗过；沼泽间星罗棋布的水洼，倒映着澄澈如宝石的天光，连拂过面颊的风都带着温润的草木气息。

黑颈鹤一家正悠闲地踱步——幼鹤的个头已经长起来，绒毛褪去大半，跟着父母在浅水处练习觅食。再过两三个月，它们就要学着振翅，追随鹤群，踏上南飞越冬的漫长旅程。

索郎夺尔基站在监控屏幕前，看着这一幕，嘴角微微弯了一下。这位皮肤黝黑的藏族汉子，在这片湿地上，已经守了19个年头。他是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的工作人员，负责黑颈鹤等野生动物的监测与保护。

这片湿地不是寻常的风景，166570.6公顷，是以高寒泥炭沼泽湿地生态系统和黑颈鹤等珍稀濒危物种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泥炭像一块巨大的海绵，雨季吸水，旱季吐水，若尔盖因此被称为黄河上游的“蓄水池”。泥炭之上，黑颈鹤翩然起舞，作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当地人眼里“金字塔尖”的存在。保护了它，就像撑开一把巨伞，伞下的泥炭、草场、藏狐、斑头雁，连同世代居住在此的牧民，全都被护住了。

2007年，索郎夺尔基从小学教师转岗来到保护区管理局。彼时他对黑颈鹤一无所知，一个中专学历的“门外汉”，要搞科研保护，谈何容易。他不认输。白天跟着专家做样方，蹲在草地上记叶片形状、根系特征；晚上对着图鉴反复比对。骑

马沿着沼泽边缘一步步走，把泥潭、产卵点全画在手绘地图上。十几年“笨功夫”下来，他成了保护区公认的“活地图”，现在远远瞥一眼飞过的水鸟就能叫出名字。

2019年，监控装上了。4月份黑颈鹤回来筑巢，他不用再天天往野外跑。发现巢址后，会第一时间通知聘请的原住民管护员。保护区太大，光靠管理局几十号人管不下来，世代生活在此的牧民是最灵敏的哨兵。“在自己的辖区多看看，别让人靠近，别让牛羊踩了。”

还有“笨功夫”在每年6月。他和科研科的两个年轻人——纳么玖、卓玛姐——花5天时间，跑遍90个点位、4条样线。他们蹲在草丛里，一只一只地数：成鹤几只，幼鹤几只，哪个巢带了“双胞胎”……

一年又一年，保护区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从9种变成了18种，二级从25种变成了52种，黑颈鹤濒危等级由“易危”降为“近危”。有人问他降级了有没有失落，他笑了：“降了才高兴，说明我们的功夫没白费。”

每年11月，黑颈鹤从若尔盖飞走。它们3月份从云南、贵州回来，11月再去，年复一年。而另一群旅者恰好抵达——大天鹅从西伯利亚飞来，在此越冬。“黑颈鹤走了，天鹅就来了，像是交班。”索郎夺尔基说起这个，眼神里有种讲故事的神采。

黄昏时分，他回到办公室。黑颈鹤已经归巢，湿地沉入暮色，像一个安静的梦。黑颈鹤来了又走，天鹅走了又来，而他始终是那个守着生灵的人。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李雪妍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的黑颈鹤(2026年3月27日摄)。图据新华社客户端